

國學菁華

陳寶泉題

國學菁華

國學菁華 上冊

民國廿一年六月初版

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編輯者 高 蘇 垣
 出版者 百 城 書 局
 印刷者 百 城 書 局
 總發行 百 城 書 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百城書局之分發行處及經售處

營業部設在天津法租界二十九號路三十六號
 編輯部及印刷部設天津老西開教堂後中和里

- ◎北平—海王商店 文化學社 開明書店 建設圖書館 聯合書店
- ◎天津—直隸書局 佩文齋 天津書局 大陸書局 博古書局 世界書局
- ◎保定—中華書局 羣玉山房 開明書局 新月書店 泰東書局
- ◎上海—開明書局 華通書局 泰東書局 北新書局
- ◎南京—南京書局 現代書局 亞東書局
- ◎蘇州—振新書社 李湛章書局
- ◎長春—開明書店 成成書店
- ◎太原—晉新書社
- ◎濟南—東方書社
- ◎青島—中華書局
- ◎開封—豫都文書莊 豫文書局
- ◎漢口—真美善圖書公司
- ◎洛陽—商務書館 重慶書局
- ◎重慶—平民書局 重慶書局
- ◎成都—華陽書報社
- ◎貴陽—振亞書店
- ◎廈門—新民書社 東南書局
- ◎東京—中華書店

高選
國學小書二十種

序

今之少年每以古書辭義艱深，而廢書不讀，妄肆詆訶。折楊皇荂，嗑然而笑；陽春白雪，和者甚稀。風氣所趨，學術荒落，可慨也夫！吾友高君蘇垣，蒿目時艱，誨人不倦，而於振興國學，不遺餘力。今當教授之暇，選集經史子之短篇辭義明顯者，編成一冊，以引起青年攻讀古書之興趣。蘇垣循循善誘之意，亦於斯見之矣。榮成梁國常叙。

自序

十九年春，余都講同仁中學，欲促諸生國文進步，因於教讀之暇，選吾國舊籍二十種，每種之中，或錄其短篇論說，或鈔其短篇故事，少者八九條，多者數十事。事則求其有趣，文則求其顯明，計其所得，約數百首。

編輯既竟，復命諸生分鈔，并加注釋。各書之前，冠以作者略傳，至於字句偶有異同，則取其義較長者，所從何書，不盡注也。

昔劉向作新序說苑，所採各事，皆爲類別，此雖不復區分，然二十種中，各類之事，亦略備矣。諸生果人手一編，朝夕誦誦，不特爲文可以進步，且於吾國先賢修己治人之術，宅心處世之方，亦可稍有所知。庶不至數典忘祖，對吾舊有文化，視若敝屣矣。

倘迷途不返，諱疾忌醫，率爾操觚，但求冗長，則三紙無驢，文家所病；陳言務鈔，徒令人厭耳。

十九年春高蘇垣序於保定同仁中學校。

總目

晏子春秋

韓非子

墨子

列子

管子

禮檀記弓

說苑

國策

史記

孟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莊子

孔叢子

荀子

新序

左傳

國語

韓詩外傳

論語

右二十種，計文三百五十八首，爲定縣姬振洲，蠡縣張瑄，安平李宗周，深澤李錫智，任縣吳杏文，新城張錚，清苑蕭金柱，任邱郭兆澧，朱炳章，史敬

齊邊肇基，魏近仁等所鈔，最初所選較今爲多，後經梁鶴銓、魏考亭二君刪改，遂付手民，俾諸生作爲研究國文之一助云。

十九年十月一日高蘇垣識。

是書原名同仁中學國學小叢書，在保定同仁中學試作課本，尙感適用，今付百城書局排印，以廣其傳，並改爲國學菁華焉。

二十一年一月八日蘇垣識於保定。

晏子春秋

晏嬰略傳

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務使齊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親附。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誑義，不可脅以邪。雖白刃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及使諸侯，莫能誑其辭，其博通如此。

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者，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益重之。

晏子春秋，今凡八篇（每篇又分若干章）前六篇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後二篇多有復重，文辭頗異，且不盡合經術，似非晏子所言，疑後人採晏子行事而爲之也。

目

錄

- | | |
|---|-------------|
| 一 | 景公怒封人祝之不遜 |
| 二 |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 |
| 三 | 景公獵逢蛇虎 |
| 四 | 景公欲以人禮葬狗 |
| 五 | 晏子治阿 |
| 六 | 景公夢與日鬪 |
| 七 | 晏子使楚 |
| 八 | 楚王欲辱晏子 |

一 景公怒封人祝之不遜(一)

景公遊于麥丘。(二)問其封人。(三)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四)宜國家！(五)」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

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六)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七)也！」於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一)見內篇諫上第十三。(二)景公，名杵臼。麥丘，地名，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謂不宜黍稷，故稱，在今山東萊蕪縣。(三)封人，典守封畿之官。(四)胡，老壽之稱，言使君年長壽考也。(五)家，讀如「姑」與「胡」協韻。宜國家，謂與國家以幸福也。(六)戚，親也。(七)固，固執不通也。

一一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一)

齊大旱逾時，(二)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崇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三)可乎？」羣臣莫對。

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

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四)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一)見內篇諫上第十五。(二)逾，過也。逾時，言其久也。(三)少賦斂以祠靈山，言少賦於民以作祠靈山之費也。(四)時，讀如「詩」，更稱也。

一二 景公獵逢蛇虎(一)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

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一）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謂不祥也！」

（一）見內篇諫下第十。（二）如，之也，往也。

四 景公欲以人禮葬狗（一）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

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二）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

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三）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四）細民之憂而崇（五）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一)見內篇諫下第二十三。(二)細物，猶言小事，不足道也。(三)籍斂，賦斂也。(四)傲，輕也。(五)崇，重也。

五 晏子治阿(一)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二)宰，三年，(三)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使復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召而之賞。

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四)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五)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而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瀆，(六)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七)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於內，三年而毀聞於君也。』

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以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

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

景公知晏子賢，迺(八)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一)見內篇雜上第四。(二)阿，古地名，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之阿城鎮。(三)「三年」之一，說有「而」字連下爲句。(四)築蹊徑者，修道路也。急門閭之政，所以查奸宄也。(五)偷窳，遊惰之民。(六)瀟，古文之「法」字。(七)體不過禮者，身體之舉動，一秉於禮，不阿諛也。

六 景公夢與日鬥 (一)

景公病水，(二)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鬥，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三)夢與二日鬥，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

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鬥，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

(四)晏子曰：「勿反書！公所病者，陰也。」(五)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

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鬪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

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一）見內篇雜下第六。（二）病水，水氣症也。（三）者下一有「吾」字，（四）其，一作「具」；一說，反者，報也，請反其書，謂報其占夢之文件也。（五）水屬陰。

七 晏子使楚（一）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僮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二）張袂成陰，（三）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四）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一)見內篇雜下第九。(二)臨淄齊都，今爲縣，屬山東膠東道。古者二十五家爲閭。(三)陰，一說當作「帷」。(四)爲，一作「謂」。

八 楚王欲辱晏子 (一)

晏子將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二)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

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

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三)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

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四)也，寡人反取病焉！」

(一)見內篇雜下第十。(二)爲於也，古或謂「於」曰爲。(三)枳，木似橘，見說文。(四)熙

晏子春秋

一作「嬉」。

呂氏春秋

呂不韋略傳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莊襄王時，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

莊襄王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

不韋乃集儒士，使各著所聞，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

呂氏春秋，凡二十六卷，備言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殆與孟軻、荀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

目 錄

- 一 直躬證父
二 吳起治西河
三 青荇自殺
四 刻舟求劍
五 史起治鄴
六 子貢讓金子路受牛
七 桓公與管仲謀伐衛
八 曹劌劫桓公
九 黎丘之鬼
十 三豕涉河
十一 齊宣王好射
-
-

一 直躬證父 (一)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 (二) 之上。 (三) 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

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 (四) 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五)。」

(一) 見卷十一當務篇。(二) 告也。(三) 君也。(四) 與再同，再取名者，言既取信之名，又取孝之名也。(五)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

一一 吳起治西河 (一)

吳起 (二) 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 (三) 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 (四) 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

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躐 (五)，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振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 (六)。」

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七）矣。」

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

（一）見卷十一長見篇。（二）吳起，衛人，爲魏將，善用兵。西河，今陝西舊同州府地，在黃河西。（三）武侯，文侯之子。（四）岸門，邑名。（五）釋，棄也。躡，音徒，草履也。（六）讒人，王錯也。（七）削，弱也。

二 青荇自殺（一）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荇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荇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荇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荇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

（一）見卷十二序意篇。荇，音平。

四 刻舟求劍（一）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二）契（三）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

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一)見卷十五察今篇。(二)遽，疾也。(三)契，刻也。

五 史起治鄴 (一)

魏襄王 (二) 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

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 (三)，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

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 (四) 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人遂 (五) 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

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

(一)見卷十六樂成篇。(二)襄王，梁惠王子，名嗣。(三)魏國賦田之法一夫百畝，而鄴地獨一夫二百畝。(四)音疾，蹈也，謂踐踏之也。(五)成也。

六 子貢讓金子路受牛 (一)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二)

(一)見卷十六察微篇。(二)言見其始知其終也。

七 桓公與管仲謀伐衛 (一)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

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動色，伐衛也。」

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

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

(一)見卷十八精論篇。

八 曹劌劫桓公 (一)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劌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劌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

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二)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三)其死也，戮(四)於君

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

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刼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

(一)見卷十九貴信篇。(二)承、佐也。(三)鈞，等也。(四)戮，死也。

九 黎丘之鬼(一)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二)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謫，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

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且之市而醉，其眞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三)迎之，丈人望其眞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眞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眞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一)見卷二十二疑似篇。(二)誦，猶責也。(三)往也。

十三豕涉河(一)

子夏(二)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

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

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三)不可不分，(四)此聖人之所慎也。

(一)見卷二十二察傳篇。(二)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也。(三)經，理也。(四)分，明也。

十一 齊宣王好射(一)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則彊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二)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三)所

用不過三石，而終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

也。
（一）見卷二十三壅塞篇。（二）關，與彎通，中關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三）情，實

韓非子

韓非略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韓子二十卷，五十五篇，舊有尹知章注，今其書不傳，又有李瓚所注，既不全備，

且有舛誤，清王先慎旁采諸說，間附己見，爲韓非子集解一書，校勘雖詳，訓釋太略，且舊注舛誤未及正訂者亦甚多，不逮其從兄之荀子集解遠矣。

一 韓昭侯醉寢 二 楚共王殺子反

三 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 四 顏涿聚諫田成子

五 鄭武公欲伐胡 六 彌子瑕

七 和氏之璧 八 春申君有愛妾

九 扁鵲 十 鄙人獻玉

十一 楚莊王蒞政 十二 莊子諫楚王伐越

十三 管仲師老馬 十四 犁鉏諫魯穆公

十五 曾從子相劍 十六 紂爲長夜之飲

十七 魯人織屨 十八 陳軫貴於魏王

十九 隰斯彌 二十 魯丹三說中山

二十一 鱸似蛇 二十二 三蟲相訟

錄

目

- | | | | |
|-----|-----------|-----|-------------|
| 二十三 | 荆王伐吳 | 二十四 | 齊索讒鼎 |
| 二十五 | 侏儒夢竈 | 二十六 | 晏子聘魯 |
| 二十七 |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 | 二十八 | 董闕于爲趙上地守 |
| 二十九 | 魯人燒積澤 | 三十 | 魏惠王謂卜皮 |
| 三十一 | 南郭處士吹竽 | 三十二 | 楚王謂田鳩 |
| 三十三 | 墨子爲木鳶 | 三十四 |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 |
| 三十五 | 客有爲齊王畫者 | 三十六 | 吳起吮膿 |
| 三十七 | 魏文侯不失信 | 三十八 | 太公殺華士 |
| 三十九 | 楚人鬻楯與矛 | 四十 | 靡笄之役 |
| 四十一 | 魯穆公問於子思 | 四十二 | 鄭子產晨出 |
| 四十三 | 宋人守株待兔 | 四十四 | 子羽宰予 |

韓非子

四

一 韓昭侯醉寢 (一)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 (二) 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殺典冠。

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 (三) 之害甚於寒。

(一) 見二柄篇。(二) 典，守也，典冠，官名，主爲君加冠之事者也。(三) 侵犯他人之職守也。

二 楚共王殺子反 (一)

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 (二) 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 (四) 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

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

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五）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六）。

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一）見十過篇。（二）縣名，今屬河南開封道。（三）司馬，官名。子反，共王之臣。（四）豎，童僕之未冠者。穀陽，人名。（五）穀，善也。不穀，人君自稱之詞。（六）大戮，殺也，陳尸曰戮。

二 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一）

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二）曰：「君其以垂棘（三）之璧，與屈產（四）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

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我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

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

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五)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六)，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

荀息伐虢克之，還處三年，反興兵伐虞，又尅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一)見十過篇。(二)晉獻公之臣。(三)(四)晉地名。(五)虞公之臣。(六)輔，兩旁夾車木也，車無木不行，故曰相依。

四 顏涿聚諫田成子(一)

田成子(二)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

顏涿聚(三)曰：「君遊於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

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

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四），而紂殺王子比干（五）。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六）戈，趣駕而歸。

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

（一）見十過篇。（二）一作陳成子，齊大夫陳恒也，殺齊簡公而有齊國。（三）成子之臣，（四）（五）龍逢爲桀之臣，比干爲紂之臣，二人皆以諫其君而死。（六）捨也。

五 鄭武公欲伐胡（一）

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

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

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

(一)見說難篇

六 彌子瑕(一)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二)；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犯刑罪。」

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

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

(一)見說難篇。(二)刑，音月，斷足也；古肉刑名。(三)啗，音淡，食也。

七 和氏之璧 (二)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

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

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

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一)見和氏篇。

八 春申君有愛妾 (一)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示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幸甚，雖然，適(二)夫人非所以事君也，

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不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

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三）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

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

（一）見袁淑《弑臣篇》。（二）適，猶合也。適夫人，謂合於夫人之意也。（三）言欲強調戲之也。

九 扁鵲（一）

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二）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

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血脈（三），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

桓侯不悅。

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

居十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四）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

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五）從事焉。

（一）見喻老篇。（二）腠，音湊，謂皮膚。（三）血脈二字，原作肌膚，今依史記改，下同。（四）火齊湯也。（五）蚤，與早同。

十 鄙人獻玉（一）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易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

(一)見喻老篇。

十一 楚莊王蒞政 (一)

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 (二) 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 (三)；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

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

莊王不爲小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一)見喻老篇 (二) 謎語也。(三) 則，法也。

十二 莊子諫楚王伐越 (一)

楚莊王欲伐越，莊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

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 (二)。王之兵自

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躄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一)見喻老篇，(二)日旁毛也。

十三 管仲師老馬 (一)

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一)見說林上。

十四 犁鉏諫魯穆公 (一)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官於晉，或宦於荆。(二)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

人雖善遊(三)，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一)見語林上篇。(二)欲結援晉楚，故使公子宦焉。(三)同游，游泳也。

十五 曾從子相劍(一)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窮，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一)見語林上篇。

十六 紂爲長夜之飲(一)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

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一)見說林上篇。

十七 魯人織屨 (一)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二)而欲徙於越。

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三)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一)見說林上篇。(二)生絹曰縞。(三)屨，履也；履，足所依也；是履爲足踐之通稱。(四)跣，音先，以足親地也。

十八 陳軫貴於魏王 (二)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

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矣。

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一)見說林上。

十九 隰斯彌（二）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二）數創（三），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四）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五）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一）見說林上篇。（二）離者，割也。（三）創，傷也。（四）數，音朔，急也。（五）謂篡齊

也。

二十 魯丹三說中山（一）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

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間（二）。』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一）見說林上篇。（二）間，首諫，間諜也。

二十一 鱷似蛇(一)

鱷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鱷，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

爲賁諸(三)。

(一)見說林下篇。(二)鱷者，鱷之段借字也。(三)賁諸，古之勇士。言利之所在，人爭

趨之也。

二十二 三蟲相訟(一)

三蟲食莩，相與訟。一蟲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蟲曰：『爭肥饒之地。』

一蟲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身而食之。莩，臞(三)，人乃弗殺。

(一)見說林下篇。(二)楚人名火曰燥，耳，讀爲耶。言若不患臘祭之日至，而人之燥以茅

耶？(三)臞(く)，瘦也。

二十三 荊王伐吳(一)

荊王伐吳，吳使沮衛蹇融犒於荊師。荊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

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其所以吉也。』

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下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言不吉何也！

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一)見說林下篇。

二十四 齊索讒鼎 (一)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 (二) 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 (三) 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一)見說林下篇。(二)鴈·同雁，僞物也。(三)孟子弟子。

二十五 侏儒夢竈 (一)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

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二)人君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三)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四)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一)見內儲說上篇(二)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三)言一人不能擁君之明。(四)煬，然也。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

二十六 晏子聘魯(一)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二)」，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三)，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一)見內儲說上篇。(二)舉事不與三人謀，必迷惑也。(三)言衆口同聲，均私於季氏也。

二十七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一)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
「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
「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

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

(一)見內儲說上篇。

二十八 董闕于爲趙上地守(一)

董闕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

敢犯也，何爲不治？」

（一）見內儲說上篇。

二十九 魯人燒積澤（二）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二）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

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三）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哀公曰：『善。』

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一）見內儲說上篇。（二）火勢南靡。故曰倚。（三）以，猶與也。

三十 魏惠王謂卜皮（一）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

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與，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一）見內儲說上篇。

三十一 南郭處士吹竽（一）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一）以數百人。

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一）見內儲說上篇。（二）言給食與數百人等也。

三十二 楚王謂田鳩（一）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不辯，何也？』

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

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一)見外儲說左上。

三十二 墨子爲木鳶(一)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

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輓(二)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

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三)。』

(一)見外儲說左上。(二)大車轆端持衡者，轆與衡相附，而以鍵固之，曰輓。(三)言以爲

輒爲巧，以爲鳶爲拙也。

三十四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一）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一）見外儲說左上。

三十五 客有爲齊王畫者（一）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曰：『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二），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一）見外儲說左上。 （二）言朝夕見於前也。

三十六 吳起吮膿（一）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二），其膿傷者母立而

泣。

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尙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吾是以泣。』

（一）見外儲說左（二）吮（尸×ウ），以口吸之也。

三十七 魏文侯不失信（一）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疾風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一）見外儲說左上。

三十八 太公殺華士（一）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

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二）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

者，何也？』

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

（一）見外儲說右上。（二）傳，傳驛之車馬也。

三十九 楚人鬻楯與矛（一）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一）見雜一。

四十 靡笄之役（一）

韓非子

靡笄之役，(二)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

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一)見難·(二)晉伐齊也，靡笄，山名。

四十一 魯穆公問於子思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

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子所未嘗聞。』

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一)見難三。

四十二 鄭子產晨出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

之，則手絞（二）其夫者也。

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一）見難三。（二）縊殺之也。

四十三 宋人守株待兔（一）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

（一）見五蠹篇。

四十四 子羽宰予（一）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一）見顯學篇。

淮南子

劉安略傳

淮南子二十一篇，舊題漢淮南王劉安撰。據漢書（卷四十四）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則此書實係劉安所招賓客合作，而歸名於安，猶之呂氏春秋之稱呂不韋撰。

安爲淮南厲王長長子，爲人好書鼓琴，善文藝；時武帝方好文藝，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後安蓄逆謀，謀泄，武帝使宗正持節治安，安自殺。

淮南書大意歸宗於老子道德之旨，文詞奇麗，材亦宏富，舊有許慎高誘兩家注本，後則二注相參，不復可辨；近人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劉家立淮南集證，均稱善本。（節錄叢書本淮南子緒言）

錄 目

- | | | | | | | | | |
|----------|-------|------|--------|------|-------|-------|------|----------|
| 九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 子方贖馬莊公迴車 | 馬圉說野人 | 牛缺被殺 | 魯人爲父報讐 | 弦高勞師 | 解扁治東封 | 西門豹治鄴 | 塞翁失馬 | 子發好求技道之士 |
-
-

一 子發好求技道之士（一）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二）一卒。』

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

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三）。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

偷則夜出解齊將之幃（四）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夕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夕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

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將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伎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

(一)見道應訓。(二)齋，音濟，備也。卒，一人也。(三)退也。(四)幃，音(去)，帳也。

一一 塞翁失馬 (一)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

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

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二)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

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控(三)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

(一)見人閒訓。(二)髀，音比，股也。(三)控，音空(去聲)張也。

三 西門豹治鄴 (一)

西門豹治鄴（二）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三）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

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君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四）矢，操兵弩而出。再鼓，服輦載粟而至。

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一）見人開訓。（二）鄴，今河南臨漳縣境。（三）文侯之臣。（四）甲，鎧也。括，箭也。

四 解扁治東封（一）

解扁（二）爲東封，上計（三）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

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

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

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又伐木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

(一)見人閒訓。(二)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三)郡國每歲遣詣京師，進計簿，謂之上計。

五 弦高勞師 (一)

秦穆公使孟盟 (二) 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 (三) 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 (四) 之命，以十二牛勞之。

三率 (五) 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 (六) 舉兵擊之，大破之，殺 (七)。

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

(一)見人閒訓。(二)孟盟，百里奚之子也。(三)蹇他，弦高之黨也。(四)鄭伯，鄭君也。

(五)三率，白乙，孟明，西乞。(六)先軫，晉大夫也。(七)今河南永寧縣。一作嶠。

六 魯人爲父報讐(一)

魯人有爲父報仇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二)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

追者曰：『此爲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

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

(一)見人閒訓。(二)鞭馬使速行也。

七 牛缺被殺(一)

秦牛缺(二)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三)，拖(四)其衣被。盜還

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五)，然有以自得也。

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六)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七)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

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

(一) 見人開訓。 (二) 牛缺隱士。 (三) 囊，無底囊也。笥，成物竹篋之方者也。 (四) 奪也。 (五) 驩，與歡同。 (六) 而，猶汝也。 (七) 揜，蔽也。

八 馬圉說野人(一)

孔子行於東野，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使子貢往說之，畢辭(二)而不能得也。

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三)享野獸，以九韶(四)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五)往說之。

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

喜，解馬而與之。

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

(一)見人閒訓。(二)謂竟其辭也。(三)太牢，三牲也。(四)即舜之韶樂也。(五)即養馬者。

九 子方贖馬莊公迴車(一)

田子方(二)見老馬於道，喟(三)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

見人閒訓。(二)田子方，魏人。(三)喟，音魁，嘆息也。

墨子

墨子略傳

墨子名翟，或以爲魯人，或以爲宋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公不爲墨子立傳，附載數語，亦不足徵。遠近入梁任公先生考查，墨子魯人之說，當爲近真。至其生卒年月，任公云：『墨子生於周定王元年至十年之間，約當孔子卒後十年。卒於周安王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間，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

墨子書，現存五十三篇，其根本觀念，則爲兼愛。孟子云：『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爲之。』便可包括墨子全書。「非攻」是由「兼愛」衍出，「節用」「節葬」「非樂」亦出於兼愛。「天志」「明鬼」則借宗教迷信以行兼愛主義也。（探梁任公說。）

目

- | | | | |
|---|---------------|----|------------|
| 一 | 所染 | 九 |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 |
| 二 | 兼愛 | 十 | 有游於墨子之門者 |
| 三 | 非攻 | 十一 | 止齊伐魯 |
| 四 | 耕柱 | 十二 | 止魯伐鄭 |
| 五 | 縣子碩問於墨子 | 十三 | 公尙過迎墨子於魯 |
| 六 | 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 | 十四 | 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墨子 |
| 七 | 墨子過故人 | 十五 | 公輸子削木爲雛 |
| 八 | 墨子見獻惠王 | 十六 | 公輸篇 |

錄

一 所染 (一)

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入而已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

舜染於許由伯陽 (二)，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 (三)，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 (四)，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 (五)，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 (六) 此四王者。

夏桀染於干辛推哆 (七)，殷紂染於崇侯惡來 (八)，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 (九)，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 (十)，此四王者所染不當 (十一)，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僂 (十二) 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

(一) 篇名，見墨子卷一。(二) 許由，陽城人，堯聘之不至。伯陽，舜時賢人。(三) 仲虺居

薛，爲湯之左相。(四) 所從染得其人，故曰當。(五) 蔽，猶極也。(六) 稱美其德以爲喻也

。(七) 干辛，桀之勇人。推哆，桀之臣。(八) 崇，國名，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

之子，紂之諛臣。(九) 皆厲王之臣。(十) 皆幽王之臣。(十一) 不當者，不得其人。(十二)

懼，辱也。

二 兼愛（一）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二）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三）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

當（四）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五），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六)具此而已矣。(七)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八)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視人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一)篇名，見墨子卷四。(二)焉，猶乃也。(三)攻，治也。(四)當讀爲嘗。試也。(五)起於不相愛也。(六)物，亦事也。(七)言天下之亂事，畢盡於此。(八)惡，讀烏，何也。

三 非攻（二）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一）其不仁茲（二）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挖其衣裳，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四），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而（五）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六）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七）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

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白黑之辨矣。少嘗

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知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辨義與不義之亂也。(八)。

(一)篇名見墨子卷五。(二)依孫說，據下文增。(三)茲，與滋通。(四)謂若以此說推之，(五)而，其也。(六)情，誠也。(七)奚說，言何辭以解說。(八)亂，理也。

四 耕柱(一)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母俞(二)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三)，駕驥與牛，子將誰馭(四)？」耕柱子曰：「將馭驥也。」子墨子曰：「何故馭驥也？」耕柱子曰：「以驥足責。」(五)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責。」

(一)篇名，見墨子卷十一。(二)俞，古愈字，勝也。(三)大行，山名。在河南懷慶府城北。(四)馭，古文驅字。(五)以驥足責，言所以馭驥者，以驥之足以責。

五 縣子碩問於墨子(一)

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

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一)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

(一)見耕柱篇。縣子碩，齊國之暴者也。(二)欣，讀爲晞，塗也，蓋謂測量。

六 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 (一)

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二)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

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三)古者周公且非關叔，(四)辭三公，東處於商奄，(五)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

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人祿也。(六)』

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

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

(一)見耕柱篇。(二)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也。管黔敖與高石子俱墨子弟子。設，猶置也，列也。(三)謂去之苟得其道，則雖受狂之名，亦庸何傷。(四)關叔，即管叔。商奄，即奄。周公東征滅奄，居其地，後乃封爲魯也。(六)啗，食也。振，音張，食米也。

七 墨子遇故人(一)

子墨子自魯卽齊(二)，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

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三)？』

(一)見卷十二貴義篇。(二)卽，就也。(三)如，猶宜也。

八 墨子見獻惠王(一)

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

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二)善矣，而君王天下

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

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療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

且主君（三）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一）見卷十二貴義篇。（二）獻惠王，即惠王；或係爲「獻書惠王」之誤。墨子於楚，在楚惠王五十年，即周考王之二年也。成，古作誠。（三）主君，稱穆賀。

九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一）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巫處而不出，有餘糴（二）。譬

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

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筮（二），一行爲人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

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一）見卷十二公孟篇·公孟子，疑即孔子弟子公孟子高。（二）精，音胥，精米也，祀神用之。（三）筮，音誓，以蓍草占伏咎之術也。

十 有游於墨子之門者（一）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二），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期年（三），而責仕於子墨子。

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其父死，其長子嗜酒

而不葬。其四弟曰：「子與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

（一）見卷十二公孟篇（二）徇，通濬，深也。（三）期，音基，期年，一年也。

有遊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

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吾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一），猶強爲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爲之！』

（一）言不視人之好，不好欲不欲也。

十一 止齊伐魯（一）

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二）：『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保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四），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

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五）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六）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七）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八）。』

子墨子見齊大王（九）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十）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一）見卷十三魯問篇。（二）項子牛，齊田和將。（三）山處曰棲，謂驅使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也。（四）國子，齊將國書也。（五）虛戾，戾，猶厲也。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六）三晉，謂晉三家，智氏，范氏，中行氏也。（七）用是，猶言由是。（八）過，讀爲禍，謂其禍終必還復於己國也。（九）大，讀爲太。大王，即齊太公田和。齊僭王號之後，尊之爲太王也。（十）倅，讀猶倉猝之猝。

十二 止魯伐鄭（一）

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魯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財貨則何若？』

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

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

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矣！』

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一）不才，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

（一）見卷十三魯問篇。（二）強梁，任威使氣之貌。

十二 公尙過迎墨子於魯（一）

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

子墨子謂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一）見卷十三魯問篇

十四 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墨子（一）

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鈞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鈞拒乎？』

子墨子曰：『我之鈞拒，賢於子舟戰之鈞。我鈞拒，我鈞之以愛，拒之以恭，弗鈞以愛，則不親；弗拒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

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鉤，交相拒，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拒，賢子舟戰之鉤拒。」

(一)見卷十三魯問篇

十五 公輸子削木爲誰(一)

公輸子削木以爲誰(二)，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

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誰也，不如匠之爲車轄，須臾斲(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功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一)見卷十三魯問篇。(二)誰，與鵠同。(三)斲，斫也。

十六 公輸篇(一)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

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

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

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

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

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一），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有竊疾矣。』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鼃、鼉（二）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枏、豫章（四）；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吏（五）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

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

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誅（六），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

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

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闔中，守闔者不內也（七）。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一）見卷十三公輸篇。（二）文軒，文飾之車也。輿，與輿同，車也。（三）鼈，介屬。鼃，

音元。介屬，似鼈而甚大，其肉可食。鼃，音駝，鱈魚之屬。長二丈餘，四足，背尾鱗甲，俱似鱈魚，皮可冒鼓，咒，音似，獸名。（四）文梓，美梓也。梗，杞也，似梓。柟，葉

似桑。豫章，楠類，皆大木。(五)三吏，謂楚國之三卿。(六)詘，音屈，屈也。(七)閭，里門也。內，音納，入也。時楚將伐宋，宋已聞之，故墨子歸過宋，守閭者恐其爲間牒，不聽入也。

莊子

莊子略傳

莊子名周，蒙人，曾爲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莊子書今存三十三篇，計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其中內篇七篇，尙爲可信，外篇雜篇，率皆後人所僞託者。

莊子哲學，爲達觀主義，彼雖與世人往還，而對於人世之是非得失，善惡禍福，生死喜怒，貧富貴賤，則不聞不問，只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故莊子雖亦居處人間，而其眼光則超出世俗之上，形骸之外焉。李石岑謂：「莊子哲學影響所及，重則可以養成深造有得之學問家，藝術家，輕亦造成不蠅營狗苟高潔之士。」較之謂莊子爲阻人進化者，其對於莊子之認識，蓋又遠過之也。

目

錄

一	堯讓天下於許由	二	惠子謂莊子
三	庖丁解牛	四	臧與穀
五	堯觀乎華	六	漢陰丈人
七	桓公讀書	八	西施病心
九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	十	秋水
十一	罔井之鼃	十二	莊子釣於濮水
十三	惠子相梁	十四	仲尼見病僂者承蜩
十五	紀渚子養鬥雞	十六	莊子行於山
十七	孔子問子桑寧	十八	莊子過魏王
十九	莊周遊於雕陵之樊	二十	陽子之宋
二十一	莊子送葬	二十二	吳王遊於江
二十三	莊周家貧	二十四	子列子窮
二十五	屠羊說	二十六	原憲居魯
二十七	曹商得車	二十八	人有見宋王者

一 堯讓天下於許由 (一)

堯讓天下於許由 (二)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 (三) 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四)，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我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我將爲賓乎？鷦鷯 (五) 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 (六) 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一) 見逍遙遊。(二) 許由，潁川陽坡人，字武仲，隱於箕山。(三) 燭，音爵，炬火也。

(四) 尸，主也。(五) 鷦鷯，小鳥也，鷦，音焦。鷯，音聊。(六) 偃鼠，盼鼠也，常穿耕地

中行。

一一 惠子謂莊子 (一)

惠子 (二) 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 (三) 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 (四)。非不呶然 (五) 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 (六) 之藥者，世

世以泝澣統（七）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澣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八），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九）也夫！」

- （一）見逍遙遊。（二）惠子，即惠施。當時名家學者，曾爲梁相。（三）瓠，即今葫蘆瓜。（四）瓠落，猶廓落也；謂平淺不容多物。（五）呬，音下一么。呬然，虛大貌。（六）不龜手之藥，治手皮凍坼之藥也。龜，斂之段借字。（七）泝，音文一厶。浮也。澣，漂也。統，絮也。一說泝澣，乃擊絮之聲。（八）慮，結綴也。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九）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言惠施以有用爲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三 庖丁解牛（一）

庖丁爲文惠君（二）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三）砉然騞然，奏刀騞然（四）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五）。

文惠君曰：『請（六）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七）。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八），因其固然，枝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軻乎（九）。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十）。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硯（十一）。彼節者有間（十二），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十三），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十四），行爲遲，動刀甚微，礫然（十五）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意。善刀而藏之。』（十六）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一）見養生注。（二）文惠君，梁惠王也。（三）踦，音一，立倚也。又舉一足以觸之也。（

四）砉，音尸×亡，皮骨相離聲。騞然，謂聲之應和也。騞，音尸×亡，刀解物聲。一曰聲大於砉也。（五）桑林，宋舞樂名也。經首，堯樂減池之樂章也。（六）請，讚嘆聲也。（

七)但見其理閒也。(八)天理，天然之腠理。大郤，肌理間郤交際之處。窾，當爲欸。欸，空也。大窾，謂骨節空處。(九)枝，枝脈。經，經脈。枝經，猶言經絡。肯，著骨肉也。綮，音啓，猶結處也。此言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故即枝經肯綮，亦未嘗遇之也。軋，音孤，粗骨也。(十)割，謂不中其理閒而割。族庖，衆庖，猶言一般之庖丁也。折，謂中骨而折刃。(十一)斲，音刑，磨刀石也。(十二)節，骨節也。(十三)交錯聚結爲族。(十四)怵，音千又，恐懼貌。視爲止，不復屬目於他物也。(十五)謄，音尸又，解脫貌。(十六)躊，音千又。躊躇，自得貌。善，猶拭也。善刀，即拂拭其刀。

四 臧與穀(一)

臧與穀(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二)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四)，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一）見駢海。（二）堵婢之子曰臧，孺子曰穀。（三）策，竹簡也。塞，博之類也。王益吾云：策，驅羊鞭也。（四）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跖，柳下惠從弟，卒徒九千爲巨盜。

• 東陵，山名。

五 堯觀乎華（一）

堯觀乎華，華封人（二）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也，今然君子也。』（三）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

無彰（四）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一）見《天地篇》。（二）華，地名。封人，典守封疆之官。（三）然，通乃。（四）鶻，無常居，言不求安。鵲待母食，言不求飽。無彰者，言與物俱冥，如鳥之飛行無蹤跡可見也。

六 漢陰丈人（二）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二）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三）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爲圃者叩（四）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械，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槲（五）。』

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六）。神生不定者，道之所

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一)見沃地篇。(二)隧，地道也。(三)搯，音滑。搯搯，用力貌。(四)中，通仰。(五)抽，引也。數，音朔。沃，或作溢。如沃湯，言疾速如湯沸溢也。棹，桔槔也。(六)生，與性同。

七 桓公讀書(一)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二)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三)』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四)；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五)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六)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五)。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一)見天地篇。(二)斲輪人名扁。(三)糟粕，酒滓也。又廢棄之物，亦曰糟粕。(四)甘，緩也。疾，急也。(五)數，術也。(六)喻，曉也。

八 西施病心 (一)

西施病心而躄 (二)

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躄。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躄美，而不知躄之所以美。

(一)見天運篇。(二)西施，春秋越苧蘿村西嚮薪之女，有姿容。越王勾踐敗於會稽，范蠡取西施獻於吳王夫差。吳亡，西施復歸范蠡，從游五湖。躄，同顰，音貧，眉蹙也。

九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 (一)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夕不寐矣。」夫仁義憤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二)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四)。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五)名譽之觀，不足

以爲廣（六）。泉澗，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一）見天運篇。（二）嗜，習也。通夕，適言一夜，此言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三）慳，同慘，此言仁義使人亂心，更甚於眯目嗜膚也。（四）朴，同樸，質樸也。此言質全而仁義著也。放，依也。言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同歸自然，易持易行也。傑然，用力貌。天道篇引老子之言云：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與此意同，謂驚駭天下也。（五）俱自然耳，無所偏尚。（六）言不能於本性有所增廣。

十 秋水（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二），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三）。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四）。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五）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六）。』』

北海若曰：『井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七）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

(八)於時也；曲士(九)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十)矣。』

- (一)見秋水篇。(二)涇，通也。(三)涘，涯也。渚，水中可居之地也。隔水遠看，故不辨牛馬也。(四)河伯，姓馮，名夷。望洋，仰視貌。若，海神也。(五)百者，多詞，古讀若博。(六)大方，大道也。(七)墟，故所居也。(八)篤，鄙陋不達也。(九)鄉曲之士也。(十)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

十一 埴井之畫(一)

公孫龍問於魏牟(二)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雜堅白(三)，然不然，不可困，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汎焉(四)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五)之畫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出跳梁乎井榦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汲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

時來入觀乎(六)？

東海之驚，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七)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曰：「夫海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八)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鼃聞之，適適(九)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一)見秋水篇。(二)龍，趙人。牟，魏之公子。(三)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也。自堅白之論起，辯者互執是非，不勝異說，龍能合衆異而爲同，故謂之同異。(四)汙，音莽，迷亂也。(五)隱，倚也。机，坐具。(六)吾樂與，自言甚樂。榦，井欄也。培井，猶淺井也。鑿，音出又，井壁也。腋，臂之交接處。接腋句，言水承兩腋而浮兩頤也。跗，足背也。還，回顧也。蚘，音寒，井中赤蟲也。(七)繫，絆也。(八)進退，謂損益也。(九)驚怖之容。(十)小貌。

十二 莊子釣於濮水(一)

莊子釣於濮水，(二)楚王(三)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四)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一)見秋水篇。(二)水名。(三)威王也。(四)欲以國事相累也。

十二 惠子相梁 (一)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鵲鷁 (二)，子知之乎？夫鵲鷁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 (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鵲鷁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四)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一)見秋水篇。惠施宋人，爲梁惠王相。(二)鸞鳳之屬。(三)練實，竹實也。醴，甜酒也。

。禮泉，泉之如禮者也。(四)怒聲。又，以口拒人曰嚇。

十四 仲尼見痾僂者承蜩(一)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二)。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

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三)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四)；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槲株拘(五)，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一)見達生篇。(二)痾僂，音可口，力又，老人曲腰之貌。承蜩，以竿取蟬。掇，音勿又也。(三)累丸，累之於竿頭也。(四)言所失甚少也。(五)槲，斷木爲杙(音一，槩也)也。株，木根也，言身若槲株之拘。

十五 紀渚子養鬪鷄(一)

紀消子(二)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橋而恃氣。」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四)。」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

(一)見達生篇。(二)紀消，人姓名。(三)無實而自矜也。(四)言見雞之形，聞鷄之聲，猶應之也。

十六 莊子行於山(一)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

(一)見山木篇。

十七 孔子問子桑雎(二)

孔子問子桑雎(二)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三)？」

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四)人之亡與？林回(五)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六)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亦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七)。

(一)見山木篇。(二)擊，音戶。(三)孔子爲魯司寇時，齊人以女樂文馬與魯君，孔子遂行。是逐於魯也。伐樹，指宋司馬桓魋伐檀事。削迹，指畏匡事。匡，衛地也。宋，爲商之後。魯衛爲周之後。此仍承上三事言。圍陳蔡，見本叢書論語。(四)假，國名也。(五)林回，人姓名。(六)布，財帛也。(七)挹，取也。愛加進，以真意相感也。

十八 莊子過魏王(一)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二)。

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三)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枏梓豫章也，攬蔓(四)其枝，而王長(五)其間，雖翬蓬蒙，不能睥睨也(六)；及其得柘棘枳枸(七)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八)！』

(一)見山木篇。(二)縻，音丁一廿，帶也。係，束也。猶今貧人履破而以帶或繩束之也。

(三)億，音敗，困也。非，猶不也。(四)把捉也。(五)猶言自大。(六)羿，蓬蒙，皆古之善射者。睥睨，音父一，广一，斜視貌。此處不能睥睨，則言不能害之也。(七)皆有刺之惡木也。(八)處亂世不安於億，必遭戮辱，比干之見剖心，其明徵也。

十九 莊周遊於雕陵之樊 (二)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 (二)，覩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 (三)寸，感周之類 (四)，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 (五)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 (六)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七)。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 (八)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諱之 (九)，莊周反入，三月不庭 (十)。

(一)見山木篇。(二)雕陵，陵名。樊，藩也。(三)廣，橫也。運，縱也。目大運寸，言目

大徑寸耳。(四)類，音柔，類也。(五)殷，大也。躩，音口己，疾行也。留，伺其便也

。(六)據葉自翳，若執之然。(七)真，身也。(八)言蟬召螳螂，螳螂召鵠，皆自招害

。(九)虞人，掌栗園者。諱，音碎，詬罵也。疑其盜栗，故罵也。(十)庭，讀爲逞，不逞

不快也。

二十 陽子之宋(一)

陽子(一)之宋，宿於逆旅，逆旅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

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一)見山木篇。(二)陽子，即楊朱也。

二十一 莊子送葬(一)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漫(二)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三)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四)死久矣！』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一)見徐無鬼。(二)擊，音亡，白土也。漫，汗也。(三)石，匠人名。(四)質，施技之地，謂郢人也。

二十二 吳王浮於江 (二)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二)然棄而走，逃於深藪(三)。有一狙焉，委蛇攫搔(四)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五)，王命相者趨射，狙執死(六)。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七)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八)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九)，三年而國人稱之。

(一)見徐無鬼。(二)恂，音荀，怖懼也。(三)藪，音臻，棘叢也。(四)委蛇，從容也。蛇

，音一。攫，音口口亡，搔，音么么，騰擲也。(五)言狙性敏給，能搏捷矢也。(六)相，

佐王獵者也。執死，見執而死也。(七)便，捷也。殛，死也。(八)古之有道者。(九)鋤，

除去也。樂，聲樂。顯，榮顯也。

二十二 莊周家貧(二)

莊周家貧，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二)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見外物篇。(二)江西，蜀江也。

二十四 子列子窮(二)

子列子(二)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三)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四)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

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一)見讓王篇。(二)見本叢書列子。(三)子陽，鄭相。(四)主倉之官也。

一二十五 屠羊說

楚昭王(一)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二)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

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爲我延之以三旌。(四)』

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鐘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食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一）見讓王篇。（二）昭王，名軫，平王熊居之子。平王殺其臣伍奢，奢子員奔吳，事吳王闔閭，請兵伐楚，於魯定公四年，入楚都郢，時平王已死，昭王在位，因出奔隨。（三）楚破後，楚臣申包胥乞秦師歸救，吳師退，昭王乃復國。（四）三旌，三公也。旌亦作珪，因三公皆執珪也。

二十六 原憲居魯（一）

原憲（二）居魯，環堵之室，茨（三）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四）。

子貢（五）乘大馬，中紺（六）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七），杖藜（八）而應門。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

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九），比周爲友（十），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十一），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一）見讓王篇。（二）原憲，字子思，故又作原思。春秋時宋人。（三）以草蓋屋謂之茨。

（四）破甕爲牖，夫妻各居一室。塞，塞牖也。匡，正也。（五）子貢，姓端木，名賜，春

秋衛人。（六）紺，紅青也。（七）華冠，以華木皮爲冠。縱履，謂履無跟也。（八）杖藜，

藜莖爲杖也。（九）希，望也。所行常顧世譽而動。（十）周旋親比，以結朋黨。（十一）依

託仁義爲姦惡也。

二十七 曹商得車（二）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二）說之，益車百乘。

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陋巷，困窘織屨，槁項（三）黃馘（四）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一)見列禦寇。(二)秦王也。(三)項稿立也。(四)澁，音ㄒㄨㄛˋ。而也。

一二十八 人有見宋王者 (一)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糴。(二)莊子。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三)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四)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五)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尙奚微之有哉！」(六)」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七)！」

(一)見列禦寇。(二)以糴子視人也。案，糴，亦驕也。(三)蕭，蒿也。織緝蒿爲薄簾也。

(四)椎破之也。(五)黑龍也。(六)言殘食無餘也。(七)齏，通齏(尸一)，碎也。

列子

列子略傳

列子，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繻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
列子書，唐天寶元年尊稱爲「冲虛真經」。宋景德年中，更加「至德」二字。
故又稱「冲虛至德真經」。列於道藏，注釋書，今傳者有晉張湛注八卷。

一 杞人憂天

二 國氏善盜

三 海上有好漚鳥者

四 尹氏治產

五 華子病忘

六 逢氏少子病迷

七 愚公移山

八 童子辨日

九 薛譚韓娥

十 伯牙鼓琴

十一 季梁得疾

十二 宋國田夫

十三 宋人爲楮葉

十四 鄧雍視盜

錄

十五 襄子憂亡

十六 九方臯相馬

十七 歧路亡羊

十八 楊朱之弟

十九 邯鄲之民獻鳩

二十 齊田氏祖於庭

二十一 人有亡鈇者

一 杞人憂天 (一)

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 (一) 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

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

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 (三) 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之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 (四)，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 (五) 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一) 見天瑞篇。(二) 若，猶汝也；下同。(三) 中，讀去聲。(四) 蹐，音除；跼，音此；皆踐踏貌。(五) 舍，猶釋也。

二 國氏善盜 (一)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 (二)；自此以往，施及州閭 (三)。」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日所及，亡不探 (四) 也。未及

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五）。

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一）見天瑞篇。（二）礦，富也。（三）施，音肄，延也。施及州閭，謂漸有其田里也。（四）探，取也。（五）居，積也，謂併其固有之財而收沒之。

三 海上有好漚鳥者（一）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日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

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一）見黃帝篇。

四 尹氏治產 (一)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一)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勲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二)，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

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嚙^(四)呻呼，徹旦夕焉。

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

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五)。

(一)見周穆王篇。(二)昔，通夕；夕，猶言夜也。(三)分，半也。(四)吟，音安；嚙，音一。吟嚙，夢寐之聲。(五)閒，音諫，病少瘥曰閒。

五 華子病忘 (一)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

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

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二）乎。』

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一）見周穆王篇。（二）瘳，音（千又），病愈也。

六 逢氏少子病迷（一）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一)，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二)，常^(四)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

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五)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六)者，焉能解人之迷哉！』

(一)見周穆王篇。(二)惠，通慧，聰慧也。(三)朽，通臭。(四)常，通嘗。(五)庸，豈也。(六)郵，與尤同。

七 愚公移山 (一)

太行王屋二山^(二)，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三）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四）『雜（五）然相許。其妻獻疑（六）』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七）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八）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九），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十）！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十一）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孫無窮，匱（十二）也；而山不加增，何苦（十三）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操蛇之神（十四）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一）見湯問篇。（二）太行，即太行。太行王屋二山，在今河南境。（三）懲，苦也。（四）指，猶直也。豫南，豫州之南部。漢陰，漢水之南，今湖北境。（五）雜，猶僉也。（六）獻疑，猶直也。

，設難也。(七)魁父，小山名，在陳留縣。(八)淮南子，東北得州曰隱土。(九)鼯，音襍，由乳齒變爲永久齒也。說文，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鼯。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鼯。(十)惠，爲慧之借字。(十一)長息，猶言太息。(十二)匱，乏也。(十三)苦，猶患也。(十四)大荒經謂山海之神，皆執蛇。

八 童子辨日(一)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二)，及其日中如探湯(三)，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

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四)汝多知乎！」

(一)見湯問篇。(二)天氣清寒貌。(三)謂如湯之沸也。(四)爲，與謂通。

九 薛譚韓娥(一)

蓋譚學謳於秦青（二），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韓娥東之齊，匱（三）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四），三日不絕。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五），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六）之。

（一）見湯問篇。（二）薛譚秦青並秦國之善歌者。（三）匱，乏也。（四）欐，音麗，棟也。（五）曼聲，猶長引也。（六）發，猶遣也。

十 伯牙鼓琴（一）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

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

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二)」

(一)見陽濇篇。(二)謂一發音則鍾子期已得其心，更於何處藏其聲也。

十一 季梁得疾(一)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十日大漸。(二)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

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

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

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湮(三)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

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

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

俄而季梁自瘳。

(一)見力命篇。(二)漸，劇也，即病重。(三)乳汁也。

十二 宋國田夫 (二)

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黼。(二)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有廣夏(三)，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煖，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

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四)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五)，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一)見楊朱篇。(二)黼，音(ㄉㄨˇ)，亂麻也。(三)夏，同厦。(四)戎，菽，大菽也，甘泉，好麻子也，莖芹，爲芹的一種。萍子，亦菜類。鄉豪，里之貴者也。(五)蜚，音(ㄈㄟˊ)，也。慘，痛也。

十三 宋人爲楮葉 (一)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二)亂之楮葉

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三)

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一)見說符篇，(二)鋒，葉之有鋒稜也。殺，裁剪滅消處也。柯，亦莖也。毫芒，文理也。
•繁澤，緻密光澤也。

十四 鄒雍視盜(一)

晉國苦盜，有鄒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一遺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鄒雍必不得其死焉。』

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鄒雍也。』遂共盜而戕之。

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鄒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

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

秦焉。

(一)見說符篇。

十五 襄子憂亡(一)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二)勝之取左人中人(三)使遽人(四)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

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五)也不過三日；飄風(六)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七)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

(一)見說符。(二)翟，鮮虞也。(三)左人，中人，二邑名。(四)遽人，郵卒也。謁，告也。

(五)大，謂潮水大也。(六)飄風，暴起之風也。(七)施，善也，言己之德行，無以善其

積累。

十六 九方臯相馬(一)

秦穆公謂伯樂(二)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

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四）；若此者，絕塵弭蹶（五）。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繹采薪者（六），有九方臯，比（七）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

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尙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

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八），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忘其麤，在（九）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遺乎馬者也（十）。』馬至，果天下馬也。

- （一）見說符。（二）伯樂，古之善相馬者。（三）姓，生也，問其所生子，有能繼其相馬之職否也。（四）謂可以形容筋骨取者，乃普通之良馬；若傑出於天下之馬，則不可以形跡求也。（五）蹶，同轍。絕塵弭蹶，極言其迅速。（六）繹，素也。（七）比，發語辭。（八）言此勝臣千萬倍而不止也。（九）在，讀爲察。（十）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

有貴於相馬者。

十七 歧路亡羊（一）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一）見說符篇

十八 楊朱之弟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

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一)見說符。

十九 邯鄲之民獻鳩 (二)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日，獻鳩於簡子 (二)，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

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 (三)。』

簡子曰：『然。』

(一)見說符。(二)簡子，即趙簡子，名鞅。邯鄲，簡子食邑。(三)言生者不敵死者之多。

二十 齊田氏祖於庭 (二)

齊田氏祖 (二)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嘆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 (三)。

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 (四)，進曰：『不如君言 (五)。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

也；類無貴賤，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嗜（六）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一）見說符。（二）祖，送行之祭也。（三）響，空谷之應聲。（四）與於食客之坐次也。（五）謂君言不然。（六）嗜，音塔，又音慘，齧也。

二十一 人有亡鈇者（一）

人有亡鈇者，意（二）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無爲而不竊鈇也。

俄而相（三）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四）。

（一）見說符。（二）鈇，鉞也。意，與臆通，以己胸臆疑之也。（三）相，音掘。（四）此言意念所偏，則所見聞皆隨之而轉變也。

孔叢子

孔鮒略傳

孔叢子七卷，爲篇二十有三，世傳漢孔鮒撰。

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

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

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爲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

錄 目

- 一 宰我使于齊
- 二 季桓子以粟餽夫子
- 三 宰予使楚
- 四 子路贖顏雝由
- 五 子思適齊
- 六 尹文子生子不類
- 七 子思居貧
- 八 子思居衛
- 九 子思舉李音
- 十 齊王戮其臣不辜
- 十一 子高遊趙
- 十二 秦兵攻趙

一 宰我使于齊 (一)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 (二) 曰：「梁丘據遇虺 (三) 毒三旬而後瘳 (四) 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 (五) 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常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

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 (六) 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 (二) 所以已之方優劣耳。」

(一) 見嘉言篇。宰我，春秋魯人，名予，字子我，亦稱宰我，孔子之弟子也。(二) 即孔子，(三) 毒蛇也。(四) 病愈也。(五) 治也。(六) 靈。與醫同。三折肱爲良醫，言其閱歷多也。(七) 言欲以梁丘據所用之方爲參考也。

一一 季桓子以粟餼夫子 (一)

季桓子 (二) 以粟千鍾 (三) 餼 (四) 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旣而以頒門人之

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
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五）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一）見記義篇。（二）人名，春秋時魯之大夫。（三）古之量名，受六斛四斗。（四）餼，讀如希。饋餉也。（五）寵，尊榮也。

三 宰予使楚（一）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二）象飾（三）因宰予以遣（四）孔子焉。
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

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
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尙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

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日之麗靡，（五）窈窕之淫（六）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

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七）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八）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

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一）見記義篇。（二）安車，即坐乘之車，爲優老佚賢之異數，非常人所可有。（三）象飾，謂飾以象牙也。（四）遺，讀如尾，投贈也。（五）麗靡，奢華也。（六）淫，邪也。（七）言道德之不振如寢如息也。（八）貺，音况，賜與也。

四 子路贖顏雝由（二）

顏雝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雝以非罪執於義將厄。（二）子路請以金贖焉，人

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

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三)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四)陷辟，(五)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九)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一)見記義篇。(二)厄，困也。(三)昵，親近也。(四)辜，罪也，不辜，即無罪之人。(五)辟，刑法也。(六)見詩秦風黃鳥之詩。

五 子思適齊(一)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二)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

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假得寄帑(三)於君之境內，從襁負(四)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假所病也。昔堯身修(五)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

視，或秃髻背，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鬣之不茂也。』

（一）見居衛篇。（二）嬖，寵愛也，一說謂賤而得寵幸者爲嬖。（三）寄，寓也。帑，與孳通，謂妻子也。（四）襁負，襁，通襁，小兒被也。論語：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注，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五）修，長也。

六 尹文子生子不類（一）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二）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三）之。』

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四）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

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一)見居衛篇。(二)不類，謂相貌品性不似文子也。(三)黜，嫌其不善而去之也。(四)丹朱，堯之子。不肖。商均，舜之子。不肖。

七 子思居貧 (一)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二)酒束修。(三)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

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一)見公儀篇。(二)樽，酒器名。(三)束修，修，脯也，十脔爲束。

八 子思居衛 (一)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

子思問之曰：『鰈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

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

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一）見抗志篇。

九 子思舉李音（二）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

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仍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願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

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

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

『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二)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

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也。』』

衛君屈而無辭。

(一)見抗志篇。(二)笑也。

十 齊王戮其臣不辜(一)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怒，故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

子思曰：『文王葬枯骨(二)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三)而天下稱暴，夫義

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

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一)見抗志篇。(二)呂氏春秋異用篇云：文王使人扣(厂×Y)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三)尚書泰誓云：斬朝涉之脛。孔傳云：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

十一 子高遊趙 (二)

子高遊趙，平原君 (二) 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 (四) 而已。

(三) 分背就道，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

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

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

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一) 見儒服篇。(二) 平原君，戰國時趙武靈王子。相趙好賓客。(三) 訣，別也，將

長別而贈言曰訣。(四) 舉手人。

十一 秦兵攻趙 (一)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

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

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

知禍之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二) 見論勢篇，

管子

管仲畧傳

管仲者，齊穎上人，名夷吾，一作敬仲，敬其諡也。少與鮑叔牙爲友，後叔牙薦之，得相桓公，稱爲仲父，富國強兵，攘夷尊周，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

管子八十六篇，相傳爲管仲所著，然書中有言管仲以後事者，蓋後人所附益也。近人胡適辨管子之僞，言頗詳盡，說見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篇，茲不贅述。

目

錄

- | | | | | | | |
|--------|----------|--------|-------|--------|------|-------|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 東郭郵知伐莒 |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 | 桓公北伐孤竹 | 桓公觀於野 | 桓公與管仲飲 | 管仲有病 | 管仲對桓公 |

一 管仲對桓公（一）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二）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

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三），是以不敢對。』

桓公曰：『仲父胡爲然（四）？』蓋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五）？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六）！』

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之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

(一) 見霸王篇。(二) 齊大夫，助管仲相桓公，成霸業。(三) 言不足使君成霸王之業也。(四) 胡，何也。(五) 何不陳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六) 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

一一 管仲有病 (一)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二) 雖然，君又不能行也。(三)』

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

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子首。(原作首子，依韓非子正) 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

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十字依治要補）臣聞之，務僞（依韓非子改爲爲僞）不久（四），蓋虛不長（五），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六）『桓公曰：『善。』』

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遂堂巫而苛病起兵（七），遂易牙而味不至，遂豎刁而宮中亂，遂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八）！』乃復四子者。

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九），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十），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十一），食將不得矣。』

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十二）！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幟以裹首而絕（十三）。

（一）見小稱篇。（二）謁，謂有所告之也。（三）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四）務爲僞事，

必不能久也。(五) 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爲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

(六) 其初所行者，不能事事如一，則其最後必不能有終，即云終必有改也。(七) 苛，

煩躁也。巫善令，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八) 四子既逐，而有四闕，故

以管仲爲恃也。(九) 置公一室之中而圍之，故不得出也。(十) 道塗十日不得通也。(十一)

古者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降於衛也。(十二) 言其所見長遠。(十

三) 幘，所以覆軫也。

三 桓公與管仲飲 (二)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

(11)

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母忘如莒時也，使管子母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

母忘飯牛車下也。』

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一)見小稱篇。(二)奉尊者酒，祝令增壽。

四 桓公觀於野 (一)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二)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

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三)未敢自恃，自命曰粟(四)；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

管仲曰：「苗始其少也，陶陶乎何其孺子(五)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六)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七)也？天下得之則安(八)，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九)；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

桓公曰：「善。」

(一)見小問篇。(二)春物放發，故曰放春。(三)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四)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五)陶，音苟，陶陶，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六)壯，謂苗轉長大。(七)莊莊，矜直貌也。(八)由由，悅也，實貌。茲免，謂益有謹勵。(九)人以穀爲命。(九)以

其和調人之性命。

五 桓公北伐孤竹(一)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惝然視(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入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

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之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三)，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

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四)。』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五)。』

(一)見小問篇。(二)闐，音希，住立貌，惝，音稱，驚視貌。(三)謂贊引渡水者。(四)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五)善承古人之法。

六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一）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

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干戰（二），未鬪不得入軍門（三），國子擣其齒，遂入爲干國多（四），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

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五），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六），」甯子其欲室乎？」

（一）見小問篇。（二）干，江邊地也。（三）鬪，音襯，毀齒也。（四）戰功日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五）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六）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爲居乎也。

七 東郭郵知伐莒（一）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耶？」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三）。

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僮者延而上（四），與之分級而上（五），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六），臣意之也。」

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淵然清靜者，纓絰之色也，繆然豐滿（七）而手足搏動者（八），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九），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十）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十一），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十二）。」

（一）見小問篇。（二）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以察君也。

• 必是人者，知吾謀也。(三)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己，必當來也。(四)賓，謂贊引賓客者也。(五)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六)善以意度之也。(七)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漻，音遼，漻然變化貌。(八)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搢動也。(九)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十)唯莒不服，於是知之。(十一)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十二)同伐莒之謀也。

管

子

三

荀子

荀卿略傳

荀子名况，字卿，趙人。曾遊學於齊國。後又遊秦，遊趙，遊楚。其在楚時，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後遂死於蘭陵。

荀卿博學多識，對於同時各家學說，淹貫靡遺，故批評各家，多中肯綮，其在儒家能別開生面，獨樹一幟者，職是故也。

荀卿與孟軻，雖同爲儒家大師，然孟子信性善，注重精神上之擴充；荀子信性惡，注重物質上之調劑，且荀子不承認欲望爲人類惡德，以爲須有度量分界，此度量分界，即所謂禮也，故儒家之禮治主義，至荀子而大成矣。（採梁任公說）

荀子凡二十卷，三十二篇，注釋本以王先謙荀子集解爲最善。

一 非相

二 仲尼門人羞稱五伯

三 秦昭王問荀卿

四 臨武君與孫卿議兵

五 陳蠶問孫卿

六 李斯問孫卿

目 七 應侯問孫卿

八 堯問於舜

九 子貢倦於學

十 宥坐之器

十一 孔子誅少正卯

十二 孔子斥於陳蔡

錄 十三 子路問於孔子

十四 子路盛服見孔子

十五 仁者與知者

十六 君子有終身之樂

十七 曾子告曾元

十八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

十九 魏武侯退朝而喜

二十 繒丘封人見孫叔敖

一 非相 (一)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二)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三)今之世梁有唐舉。(四)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五)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

(一)非相，篇名。見荀子卷三。(二)相人，擅相術之人也。下言「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相人矣。而荀子以爲無有者，世俗所稱，學者不道，故雖有直以爲無有耳。(三)姑布，姓，子卿，名，東周時相趙襄子者。據韓詩外傳，則其人曾相孔子也。(四)唐舉，戰國時相李兌，蔡澤者。(五)術，道術也。言論心不如審其躬自踐履者也。

二 仲尼門人羞稱五伯 (一)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二)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三)內行則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閭門之

內般樂奢汰（四）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五）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二十五（六）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七）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
倖（八）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九）安忘其怒（十）出忘其讎（十一）遂立以爲仲父（十二）是天下之大決也（十三）立以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之高國之位（十四）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十五）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十六）貴賤長少秩秩（十七）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兼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

（一）見荀子卷三仲尼篇。（二）五伯，伯，同霸。即諸侯之長者。五伯，即春秋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三）兄，公子糾也。（四）般，樂也。汰，音太。侈也。（五）分，半也。（六）并國三十五，謂滅遂滅潭滅項之類。（七）於乎，讀爲嗚呼，歎美之聲。（八）倖，音（云弓）安也，倖然，謂安然而不疑也。（九）大知，謂知人之大。（十）安，猶內也。

(十一)出，猶外也。讎，言射鉤之讎。(十二)仲父，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爲仲父。(十三)大決，言決斷之大。(十四)高國，即高子國子。世爲齊之上卿。(十五)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也。(十六)距，與拒同，敵也。(十七)秩秩，順序之貌。

三 秦昭王問荀卿 (二)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

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一)人主用之，則執(四)在本朝而宜；(五)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六)然而通乎財(七)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執在人上；(八)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九)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十)』

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預賈，(十一)修正以待之也。(十二)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十三)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期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

如是矣。」

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

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十四）忠信愛利形（十五）乎外，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若義（十六）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十七）；是何也？則貴名白（十八）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謠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十九）；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二十）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二十二）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一）見荀子卷四儒教篇。（二）荀，孫，音近，故通用也。（三）言謹乎臣子之分而尊崇其上者也。（四）執，古勢字。位也。（五）言位在本朝而合宜也。（六）嗚呼，呼召也。言儒者窮困之時，呼召而莫之肯應也。（七）財，成也。（八）言爲人君也。（九）閭，巷也。漏，通

『陋。』(十)道，至大之道也。言大道固存乎其身也。(十一)豫，猶誑也。上文之粥字，與鬻同。賣也。蓋言市之賣牛馬者不敢以誑行買也。(十二)言修正其在己者以臨之，故能如此也。(十三)罔不，當作『罔眾』。眾，音(ㄨㄥˋ)，兔罔也。言闕黨子弟從事佃獵，所獲輒相通，有父母者則取其多也。(十四)官，職務之所也。(十五)形，見也。(十六)此若，猶此也，古人有是複語耳。此若義，即『此義』也。(十七)謹，喧也。(十八)白，顯也。言儒術可貴之名表顯於天下也。(十九)竭蹶，勞苦不休也。言遠者不辭勞苦趨之，如恐不及也。(二十)言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二十一)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四 臨武君與孫卿議兵 (一)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

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三)不和，則造父(四)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

能以必勝也，故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五) 善用兵者感忽悠
闇。(六) 莫知其所從出，孫吳(七) 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

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
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

(一) 見荀子卷十議兵篇。(二) 羿，人名。夏時之善射者。(三) 古者天子之車駕以六馬。

(四) 造父人名，古之善御者。周穆王時以御八駿有功。(五) 變詐，猶言奇計也。(六) 感忽
，恍忽也。悠闇，遠視不分之貌。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蓋喻用兵之速使敵人莫測也

(七) 孫吳，謂孫武吳起也。皆古之善用兵者。

五 陳囂問孫卿(一)

陳囂(二)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
又何以兵爲？」(三) 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

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

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四）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五）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六）喜，是以堯伐驩兜（七）舜伐有苗（八）禹伐共工（九）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十）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十一）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十二）此之謂也。」

（一）見荀子卷十議兵篇。（二）陳驩，人名。荀卿之弟子。（三）言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欲爭奪，焉肯抗兵相加乎。（四）暴，同暴。（五）言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也。（六）說，同悅。（七）驩兜，唐堯時人，與共工比周爲惡，後被堯放之崇山。（八）苗，舜時之諸侯。（九）書曰：流共工於幽州，皆堯之事，此云禹伐共工未詳也。（十）崇，殷時諸侯，嘗譖文王於殷紂，後爲文王所滅。（十一）言四方極遠之處也。（十二）見詩曹風尸鳩篇。案忒，疑也。言善人君子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也。

六 李斯問孫卿（一）

李斯（二）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

以便從事而已。(三)』

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認認(四)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五)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六)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七)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八)此世之所以亂也。」

(一)見荀子卷十議兵篇。(二)李斯，人名，荀卿弟子，後爲秦相。(三)便，其所從之事，如迫之使戰，勝則賞，敗則誅之類。(四)認，音(ㄌㄨㄣˋ)。懼貌。(五)本統，謂前行素修，亦即前已行之；素，已修之也。(六)鳴條，古地名，在今山西安邑縣，成湯敗桀之處。(七)武王誅紂之日。(八)本，謂仁義；末，謂變詐。

七 應侯問荀卿(一)

應侯(二)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三)其服不挑，(四)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

及都邑官府，(五)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桀，(六)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七)不朋黨，倜然(八)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九)如無治者，古之朝也。

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十)秦類之矣。

雖然則有其認(十一)矣。

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十二)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十三)駁(十四)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一)見荀子卷十一疆國篇。(二)應侯，即秦相范雎也。(三)因封於應，故曰應侯。(四)流，邪

淫也。汙，濁也。(四)挑，偷也。言不為奇異之服也。(五)及，至也。(六)楛，音(尸)X
 濫惡也。(七)比周，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八)倜，音(云)一。倜然，高遠貌。(九)恬
 然，安閒貌。(十)言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也。(十一)認，讀如
 (么)一。懼也。(十二)縣，音懸，衡也。(十三)粹，謂全用儒道。(十四)駁，雜也。
 謂雜用百家之道也。

八 堯問於舜(一)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
 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
 焉！』

(一)見荀子卷十七性惡篇。

九 子貢倦於學(一)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二)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三)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

『然則賜願息事親，(四)』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五)」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

『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六)」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

『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七)」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

『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八)」耕難，耕焉可息哉！』

『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曠，(九)宰如也，嶼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十)』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一)見荀子卷十九大略篇。(二)賜，子貢之名。(三)見詩經商頌那之篇。(四)子貢語，下同此。(五)見詩大雅既醉之篇。(六)見詩大雅思齊之篇。(七)亦見詩大雅既醉篇。(八)

見詩爾風七月之篇。(九)壙，墓穴也。(十)宰如，高貌。填，同填，塞也。鬲，謂隔絕於上。

十 宥坐之器(一)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欬器焉。(二)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三)』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欬，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四)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欬，孔子喟然而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五)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六)』

(一)見荀子卷二十宥坐篇。(二)欬器，謂傾欬易覆之器。(三)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座右以爲戒也。(四)挹，音一。酌也。(五)撫，掩也。撫世，猶言蓋世也。(六)挹，退也。

• 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

十一 孔子誅少正卯 (一)

孔子爲魯攝相，(二)朝(三)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四)夫子爲政而始(五)誅之，得無失乎？』

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六)而險；二曰行辟(七)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八)而博；五曰順非而澤(九)；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十)強足以反是(十一)獨立(十二)；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十三)太公誅華仕，(十四)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十五)』

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云：『憂心悄悄，慄于羣小，(十六)』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一)見荀子卷二十宥坐篇。(二)爲司寇而攝相也。(三)朝，聽朝也。(四)聞人，謂有名爲人所聞知者也。(五)始，先也。(六)達，通達也。(七)辟，讀曰僻。(八)醜，謂怪異

之事。(九)澤，潤澤也。(十)營，讀爲榮，惑也。(十一)強，剛愎也。反是，以非爲是也

。(十二)獨立，謂人不能傾之也。(十三)管叔，名鮮，周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幼

周公攝政，管叔與蔡叔謂周公將不利於成王，於是周公遂避居東都。後王迎周公歸，管

叔懼而挾紂子武庚叛，王命周公討之，卒殺管叔及武庚。(十四)見本書韓非子。(十五)鄧

析，鄭大夫，治名家言。(十六)見詩邶風柏舟篇。

十一 孔子戾於陳蔡(一)

孔子南適楚，戾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二)弟子皆有飢色，子路

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

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三)也？』

孔子曰：『由不識，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

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四)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

乎？(五)

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

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

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

（一）見荀子卷二十宥坐篇。（二）糲，與糝同，以米和羹也。（三）隱，謂窮約也。（四）關龍逢，夏時人，桀爲長夜之飲，龍逢常引黃圖以諫，立而不去。桀曰：子又妖言矣。於是焚黃圖，殺龍逢。（五）磔，謂張其尸也，案即棄市。

十三 子路問於孔子（一）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二）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三）有所不知。』

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

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

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

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一）見荀子卷二十子道篇。（二）禮記傳：「期而小祥，居壘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練，小祥也，不當寢於牀，故非禮。案小祥之祭曰練，以小祥主人練冠也。（三）獨也。

十四 子路盛服見孔子（一）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二）何也？昔者江出於嶧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三）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四）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女矣，由！』

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五）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六）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七）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

不足矣哉！

(一)見荀子卷二十子道篇。(二)褻裙，衣服盛貌。(三)放，讀爲方。方舟，謂二舟相並而行也。(四)維，與唯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而人畏之耶。(五)猶若，舒和之貌。(六)奮，振矜也。(七)色知，謂所見於顏色。有能，謂自有其能。

十五 仁者與知者 (一)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

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一)見荀子卷二十子道篇。(二)凡知者之知，皆讀爲智。

十六 君子有終身之樂 (一)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一）則樂其意；（二）既已得之，又樂其治；（四）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

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一）見荀子卷二十子道篇。（二）得，謂得位也。（三）意，謂其爲治之意。（四）謂所事皆治。

十七 曾子告曾元（一）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女！夫魚鼈鼃鼃猶以淵爲淺，而堀（二）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一）見荀子卷二十法行篇。（二）堀，與窟同。

十八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一）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

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鑿枿(二)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見荀子卷二十法行篇。(二)鑿枿亦作鑿楛，正邪曲之器。

十九 魏武侯退朝而喜(一)

魏武侯(二)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

吳起(三)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

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四)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五)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蘊(六)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七)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八)

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九)寡人之過也。」

(一)見荀子卷二十堯問篇。(二)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也。(三)吳起，戰國時衛人，嘗學於曾子，善用兵，初仕魯，後聞魏文侯賢，遂歸之。(四)巫臣，楚申邑大夫也。(五)不穀，王者自貶之稱。(六)中歸，與仲虺同，湯左相也。(七)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八)憲，同喜。(九)振，救也。

二十 繒丘封人見孫叔敖 (一)

繒丘(二)之封人(三)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

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瘳(四)卑，每益祿而施瘳博，位滋尊而禮瘳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一)見荀子卷二十堯問篇。(二)繒丘，國名。(三)封人，掌疆界之人也。(四)同愈。